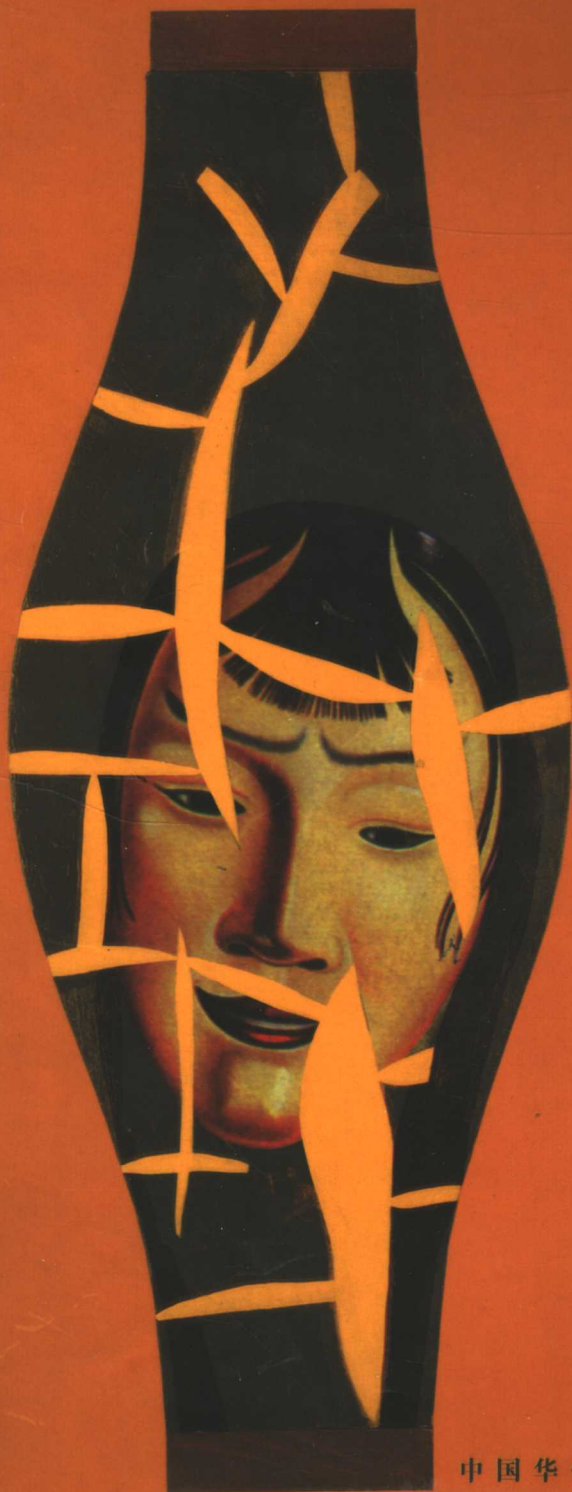


新婚恋传奇

——当下中国婚恋小说



中国华侨出版社



90259684

新婚恋传奇

——当下中国婚恋小说

子通 王珞 编



I247.7
2750

中国华侨出版社

2B688/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婚恋传奇/子通,王珞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1

ISBN 7-80120-581-2

I. 新… II. ①子…②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1)第 084749 号

● 新婚恋传奇

编 者/子通 王珞

责任编辑/王 珞

装帧设计/灰色时光

版式设计/林 达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640×690 毫米 1/16 开 印张/31.5 字数/450 千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120-581-2/I·92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E-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面对恢复了视力的婚姻（代前言）

子通

曾经有人说过，爱情是盲目的，但婚姻恢复了它的视力。

婚姻的，也是爱情的悲剧，大抵因此而生发。当年，非常著名的娜拉的出走，她与丈夫海尔茂婚姻的决裂，便是因为在婚姻中恢复了视力，恢复了相当长时间以来为爱情所蒙蔽的视力，终于廓清了脉脉温情下夫妻关系中酷冷得令人齿寒的一面，廓清了娜拉被置于玩偶地位的人格屈辱的真相，也廓清了女性获取独立自主的趋向和出路。鲁迅先生笔下的子君与涓生，因爱而无畏地结合，真所谓如入“无人之境，无物之阵”，却在实际的婚姻中正视了“无所附丽”的爱的萎谢，正视了经济重压、物质匮乏和庸常生活习性的无情的消解合力，从而双双堕入了无爱而虚空的人生。也许只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那一对“自私”的男女，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对婚姻的猎手般的警觉，只顾忙着恋爱而并未真正恋爱，而终于他们还是在兵荒马乱之中结缡了，作者未写这一婚姻后来如何，而多有人并不看好，近来李欧梵教授的《范柳原忏悔录》与于青的《香港的白流苏》，都指认他们必定分手，白流苏为婚姻而得婚姻，她较无疑是婚姻中的稳定因素，而范柳原则不然。不过，我倒不以为他是轻浮成性，又另寻新欢，自作聪明的他因一时盲目落入婚姻，多半还会张开眼来走出婚姻：他其实对爱情和婚姻是颇理想主义的。

据说有人曾经问苏格拉底他是否应当娶妻，苏格拉底回答：“不论你要不要，你都会懊悔的。”这个问题确乎一直困扰世人，弄得大

家一脸苦相，婚姻的“围城”外早已弥漫了一派悲观主义的氛围，各种各样的怪话不绝于耳。“围城”中受伤者决不只是男性，女性往往更是堕泪伤心人，两性都会带着浓浓的恨意，重新审视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围城”。走过了娜拉和“后娜拉”的时代，到了今天，似乎婚姻中有关妇女经济独立、妇女解放以及社会解放等等都不再是有关文学作品的主旋律，而婚姻中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以及婚姻质量本身，成为作家的关注重点，漫溢出婚外的恋情屡屡质疑红地毯上的神圣约定，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呈现出越来越深的罅隙。作家们是龟勉而细心的勘探者，他们并不岸然地为男男女女裁决是非，而宁可追溯当事者曲曲折折的心路，招致读者一起来看恢复了视力的他们，究竟又是目睹了什么。也许这里并无特别新奇的发现，通常是人们失望于婚姻生活的平淡面目，失望于激情与新鲜感的同逝，也失望于对手的相仿的失望。例如一篇小说中写到，男主人公由于现代生活的沉重压力，沉迷于健身运动以求应付，完全漠视另一半的情感需求，致使她深感“婚姻的无聊”。另一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则整天忙于上班和出差，妻子对于他几乎是路人，远行时留一字条，连“名字”也没有，她觉得他们是“两只因为怕疼宁可冻死也不互相依偎的刺猬”。当然，婚姻中的这种状态并不仅限于男性，而且，这种状态相比于无穷无尽的相互啃啮、磨折、争吵、殴斗，还是比较平静的。不难想见，恢复了视力的婚姻的当事者，面对这些景象他们的眼中会是何等愕然和充满懊悔。

不过，有必要指出，婚姻世界中的景观并不止于这一面，充实的、充满温馨的，富于魅力的另一面肯定也在另一些人群中存在。不幸的婚姻各式各样，而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相似的较少被展布，而不相似的则被频频披露，牵引探究的目光。恢复了视力之说，总是包含了一种否定，一种痛极言之的冷峭。而进入婚姻得其所哉的人们就未必赞同这一切，他们至少不喜欢后悔，不喜欢将自己的爱情说成是“盲目”的，对于这些幸运的人，爱情始终是一盏明灯，一颗福星。如果摒除了无所不包的普遍性，恢复了视力的婚姻就不可不受到质疑，即这种婚姻或这种婚姻的当事者究竟在哪里“失足”或“失

视”？在恢复了视力的婚姻面前，恋爱中的感知和视景自不免尴尬，原来这里有许多一厢情愿的误会，有许多海市蜃楼般的幻景，而婚姻中看到的一切则可触可摸，要实在得多，切身得多。纵使如此，恋爱也不应受到讪笑和否定，恋爱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而且是非常甜蜜的人生，如果说这里有什么舛误，那也只是一种人性的悲哀。它注定要永远重复下去。人们可做的是，极力不要将恋爱和婚姻混为一谈。然而不幸的是，人们经常要混为一谈。就像加缪说的：“人们一方面把婚姻和爱情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把爱情和幸福混为一谈。但二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就是在爱情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幸福婚姻的原因所在。”将在恋爱中“看”到的幻景带到婚姻中，以之对比婚姻中的实景，乃是许多婚姻中最令人难堪的隐痛，而若是恰当地区分二者，把属于恋爱的还给恋爱，把属于婚姻的交给婚姻，大概比较符合天意。归根结底，婚姻是一个独特的要善加对待的事物，它仅凭久而又久的“拍拖”不能终身保险，仅凭热闹华彩的婚礼不能功成圆满，有人说过，婚姻不但是待你去做，且应继续不断把它重造的一件事。（莫洛阿：《人生五大问题·论婚姻》）若是躺在一个半截子工程上高枕无忧大睡懒觉，不是既可笑也危殆么？

如今几乎所有婚恋的作品都要涉足一个个摇摇欲坠或者瓦解土崩的婚姻，如果联想到近年来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那么这一点绝对具有现实依据。“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孟子·离娄上》）从婚姻当事者自身找出原因无疑十分必要，倘如善于领悟，几乎人人都可以拥有充分的发言权。环顾四周，有各种各样的教学班在“闹”市，而罕有与亿万人最关切的婚姻与家庭的教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泄露出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任何人在这课程上皆不教而能，其实不然，不及格者真是滔滔天下皆是。教与学并不一定必在课堂进行，读些相关的作品也会多有受益。作家未必会在文字中码出婚姻的教程，甚至多少逸出婚姻轨道者，在他们笔下一一又复归，却终未交待后来如何，这个答案还是留待自己去写，但我们一定记住了，不管是在如何潦倒破碎的背景下，他们都有一个花好月圆的人生梦想，面对恢复了视力的婚姻，下一步一定走好。

目 录

- 子 通 / 面对恢复了视力的婚姻(代前言) / 1
- 唐 颖 / 告诉劳拉我爱她 / 1
- 潘向黎 / 牵挂玉米 / 42
- 裘山山 / 落花时节 / 73
- 海 男 / 粉 色 / 111
- 程 青 / 风花雪月 / 145
- 子 青 / 香港的白流苏 / 168
- 邱华栋 / 波浪·喷泉·弧线·花园 / 217
- 张 者 / 唱 歌 / 262
- 洪晓娟 / 最后的传奇 / 295
- 莫怀戚 / 花样年月 / 344
- 丁伯慧 / 先锋时代 / 406
- 黎小鸣 / 背向而驰 / 454

唐 颖

唐颖 1986年至今,共发表中长篇小说共二百万字左右。其中中篇小说《那篇阳光还在》获《萌芽》杂志1989年“萌芽文学奖”;中篇小说《红颜》获《上海文学》杂志颁发的1995年“新市民小说奖”;中篇小说《丽人公寓》获第七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1994~1997)”,并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小说卷”;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作品”一等奖。90年代发表在《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的多部中篇小说被全国及海外多家报刊和丛书转载,如《红颜》、《无力岁月》于1996年分别被新加坡《联合晚报》、《联合早报》转载。

告诉劳拉我爱她

“他要给她一切：

鲜花、礼物、还有更多，

他要给她结婚戒指。

……

告诉劳拉我爱她。”

只有歌里才会有这样的直白，或者说肉麻？但是，每每听这首歌朋朋的眼睛总会一热，挥之不去的是怅惘。

铃声响了五遍，接着是录音机的声音：“有事请留言！”朋朋吼：“金振原接电话，立刻！”下意识地朝隔离板外看去，周末的写字楼空空荡荡。

便有金振原的声音，气喘吁吁听起来色情，几乎能感受体温，就像在床上。事实是，现在的金振原比朋朋还性冷，他们有多少星期未做爱？此刻，他是在健身器上。他把下班后所有的时间，把夜晚、周末、荷尔蒙都给了健身器。

这就是所谓婚后人生？

朋朋不想深究，至少在此刻。“今天会很晚，明天一早去海南，我需要一支防晒霜，你帮我买，嘿……别急着挂电话，你还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你拿支笔记一下……”

“你自己写在纸上，传真过来！”喘息声被滤去后，这声音更像录在机器上，简短、清晰、“拍”的一声结束，结束得断然、毫不留情，恋爱时，朋朋把这样的风格称之为“酷”。

现在她却摔了电话，“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Shit! ……”

一迭声地骂，声音跟着提升，令某个坐在角落也是在加班的西装革履人士瞠目结舌，他探起身看过去，立刻又把自己缩回到隔离板里。

在这间被隔离板切出多个单调几何形的庞大的写字间里，朋朋就像那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在几何形中窜来窜去，因为一个电话把整个周末毁了？

可，还有周末吗？她有加不完的班，丈夫有健不完的身，他们的周末只是“日常”那一片灰色的延续，是一连串庸常之后再添一天。但是，她仍然希望它有些不同，比如，她想让丈夫今晚来公司接她，他们一起去吃夜宵，然后一路逛回家。寂静的柏油路，铺满枯叶，脚踩上去发出枯叶脆裂的声音，年幼时最喜欢听的声音，那时候的她背着书包一路回家，跳来跳去找枯叶踩，阳光穿过枝条和未落尽的叶子洒下来，像叶子一样碎裂，和枯叶一起把整条马路铺成金色，“嚓…嚓…嚓…”她在一片金色中跳来跳去，脊背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然后是枯叶碎裂之声带来的快感，那种无法交流的快感，可以让她独自快乐几小时，回家时两颊晒得通红，鼻梁上跳出星星点点的雀斑，很多年后才知道太阳会把过于白皙的面孔晒出雀斑。

此刻，在这个深秋的周末下午她突然产生强烈的渴望和焦灼，想起很久没有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感觉，很久没有获得快感，那种枯叶脆裂之声带来的快感。如果太阳照不到，至少可以踩踩



枯叶，至少可以在对童年乐趣的回忆中短暂逃离日复一日的人生，至少可以通过与丈夫分享这一个小小的快乐而再次确认两人共同生活的意义。

这算不算朋朋的一厢情愿，这个号称日新月异的城市，还有铺满枯叶的柏油路吗？还有寂静之处吗？首先到处是开膛剖腹的马路，尘土绕着簇簇群群屹立的高楼飞扬，先在视觉上造成喧嚣感，更不用说事实上的噪音分贝的高度。而后发现绿树被挪走了，能够出让空间的就是这些沉默的植物了，阳光不再有柔软的过渡，而是直接照在金属上——高耸的建筑物的外壳，那光芒有着刀刃一般锋利的锐角，在锐角中穿行的人怎能不生硬呢？请戴起墨镜吧！还因为秋天的风沙令你睁不开眼睛，从哪里获得那份落叶飘落在肩的感受？

可认真找是能找到的，总有那么几条马路被强制性地保留着它那殖民时代的风格，平时坐车掠过，已飞快地储存进朋朋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一刻，在这个寂静的周末给丈夫拨电话的时候浮现出来，可是，拨通电话的一刹那、听到录音机的声音情绪立刻变质，就像太阳光撞在金属上，复又变得锐利而生硬。本来录音、传真这类机器她也一样用得得心应手，她和丈夫在追求有效率的人生这一点上非常志同道合，但今天这一刻却让它的锐角撞痛了自己，柔软的心绪即刻烟消云散。

她突然无法忍受每日司空见惯的一切，比如，这间庞大的办公室内几何化的一切——分割匀称、窄小却又是透明化的个人空间，几十台一起关闭黯淡冰冷的电脑屏幕……她从狭窄的桌与桌的走道，一下子冲进大楼走廊，那种无法克制的狂躁仅仅是因为小小的愿望受挫？抑或是内分泌紊乱？内分泌是阿杜的说法，要是有人做出过激的行为，比如那些为偶像自杀的发烧友，那些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使用暴力者，阿杜认为他们甲状腺机能亢进，还有比生理现象更盲目的吗？说起“亢进者”的不可遏止的盲目力量，阿杜朋朋们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冷静理性，充满自制的言行举止，神定自若出入这座现代化大楼，意味着她们在现代生活里的游刃有余，还有什么比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更强烈？

可是有一天，阿杜辞职回学校读学位了，她说厌倦了“公司人生”，她说，这一个封闭的一尘不染的空间在侵蚀我们的机能，我的肾上腺功能在退化，本能的力量消失了。谁都不相信那是阿杜辞职的理由，或者说任何理由都不重要，对于旁人。不久朋朋也辞职，她是找到了目前这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比较起来，她的“往上走”更能引起公司同事的兴奋，那一年是朋朋的人生高峰，她结婚，同时走进高薪行列，她的新居紧贴市中心在外销房区域，住宅地段向来是势利的城市人眼中最有表现力的成功标志，更何况比起小区内大腹便便的老板们，她和丈夫的年轻成了另一种资本，虽然每月六千元的分期付款，一点都懈怠不得。

问题是此刻，那么强烈的烦躁从何而来？从生理角度也就是阿杜的视角，是激素过剩吗？暗暗计算着已有多少日子不做爱，但对于性她并不比丈夫更有渴望，她过去一向以性冷自傲，是标榜自己在性关系上的清洁，她也终于找到跟她一样有洁癖的对象，然而，是否就像阿杜说的，表面的完美性下一定潜伏着某种危机？阿杜就像巫婆，一说一个准，朋朋简直恨她。

为转换心情，她按电梯下楼，去马路对面的麦当劳买了一杯热咖啡，不放糖也不放奶精，咖啡更显得淡而无味，可因为“淡”，才避免了高糖高脂的可能性，牺牲美味是为美貌，这小小得失可以把握，但更大的得失可以握在手吗？朋朋端着咖啡站在麦当劳的柜台前，竟有一种大而无边彷徨。

朋朋写下防晒霜牌子，重新拨通电话把它传过去，大概丈夫正在跑步器上跑得头上冒蒸汽，身上只剩一条内裤，结婚一年多，他好像越发魁巍，但那一身肌肉对于朋朋更像广告上的“肉”，有着显而易见的虚假性，“性感”是广告用语，冰凉才是本质，仿佛肉体愈完美，其本质的空幻性愈鲜明，遏止的恰恰是欲望。这是朋朋的心得，然而她只能独自寂寞地咀嚼。

仔细联想，这广告性何尝不可推而广之到他们共同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小区有网球场游泳池草坪和儿童乐园，是广告上的“完美的家”。而内部布置是照着“安家”杂志上的样板，朋朋自己则像图片

上的模特，PORTS 的黑白细格洋装配黑短裙，局部是 VERSACE，比如皮鞋比如手袋。

再看金振源，不管是跑步、划船、腹卧撑、仰卧起坐，还是平睡在地脚搁在机器上做着脊椎整理这种莫名其妙的动作，其神情之全神贯注几近虔诚，他那张五官端正但表情淡漠的脸在那一刻突然有了灵魂的光芒。灵魂？朋朋觉得不可思议，她的人生从来不涉及这类词，她这一代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可在旁观丈夫健身的瞬间，她却有关于灵魂的联想，宛如丈夫在这一系列周而复始及其单调的运动中，追寻到了人生意义，随着他对此项运动愈益深入的投注，而从夫妻关系里淡出，这可是朋朋始料未及。

买房时多买一间，本是为将来增添人口准备。先是一部多功能健身器被放了进来，然后按摩椅健腹器脊椎整形等等等等，很快，这件房塞满各种型号各种功能的健身器，眼看着蔓延到客厅，客厅面积大东西少，只有电视机音响和沙发，很时尚的“极简”风格，放了健身器，风格便有所损害，为此朋朋没少发脾气，但丈夫简直听而不闻。他是内向型，对自己的专业很专注，这样的人一旦有了什么嗜好，也同样专注，并且在坚持什么的时候会很固执甚至偏执，所以要想相安无事朋朋最好也忍耐一把，除此之外，两人关系中，他是忍让的一方，妇唱夫随，虽然职务年薪所学专业都比朋朋优越，每月付房贷款他承担三分之二，无论如何，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样的合作伙伴，或者说这样的婚姻，其过人之处也是显而易见。以致阿杜讥讽道，连嗜好都比别人高尚，不是吗，比起喝酒抽烟赌博乃至嫖妓吸毒那样的嗜好，“健身”差不多就是文明的象征？朋朋却不会说出她心里真正的块垒，她宁愿发发无关痛痒的牢骚，把隐秘的心事沉下去，沉到连自己都触及不到的底部。

从公司出来，夜色已深，但时间上才九点，马路上的霓虹灯亮得犹如白昼，事实上，是比白昼更具有激情的亮度，灯光下那一一张张亢奋的脸，在阳光里曾经萎靡困顿，愈是中心城市的人愈喜欢标榜自己热爱自然，但他们与自然颠倒的生物钟诉说的是相反的真实。

朋朋也是夜愈深精神愈振奋，何况这是个周末夜晚，虽然明早要赶飞机，但她可以在空中睡觉，空中的时光除了用来睡眠是无法派生出其他意义，至少今天的朋朋是这么认为。当然更年轻的时候，她向往过旅途上的恋情，“旅途”这个词语本身就很浪漫，失去背景，被时光限制等等等等，与现实无关，激情才得以滋生。

和火车轮船相比，朋朋更愿意选择飞机上的遭遇，因为悬在半空中的人生好像更超现实，何况飞机上的乘客在背景上也更接近一些。这是朋朋在浪漫联想后面的现实标准。但是城市女孩很有限的浪漫在短短几年的公司生涯里也消失殆尽。出差多半坐飞机，乘多了，发现飞机这个场景最不适合艳遇。比方，身体被安全带绑住，然后满机舱的飞机食品气味让人直打饱嗝，分发食品的小车来来去去，几百人同时吃吃喝喝，接着排队上厕所，总之，吃喝拉撒，这些在地面十分私人的内容在空中却被公开化并被放大，如此具体之中，想像世界完全关闭，为了不吃飞机食品排队上厕所，朋朋便让自己睡觉，正好把地面不足部分上，也算不虚度空中时光。关于旅途恋情的想望，朋朋想起来直觉自己的酸腐。

朋朋为新年度做的开拓市场策划书很受老板赏识，老板是美国风格，对于诉诸之文字、事无巨细的计划十分当真。朋朋是专业出身，在原来的公司做过营销，对市场有经验，所以她很懂如何做一份即专业又生动的报告。可作为中级主管的她整日忙着做报告，应付客户，还有各种会议，专业资源却在枯竭。中国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本来就有些大而化之，面面俱到却又不精，在公司忙了这些年，新知识新技术如风从耳边掠过，竟没有时间累积，心里不是没有危机感。可她与公司是共生关系，公司稳她才稳。老板80年代留学美国，如今作为美国公司代理到中国开展信息工程，从工程师变成经营者，他身上的书生气，给作为共生对象的朋朋无端带来压力，老板身后的公司背景辽阔，资金丰厚，可要是换了代理，或美国方面干脆撤了生意，朋朋去其他公司薪资水平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一年，她为公司付出的努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今晚一个人离开公司时，心里竟涌来几许委屈，回想这一年真正

的周末屈指可数，这就是拿高薪的代价？自问，这么直接回家，面对汗淋淋、能量已消耗一空的丈夫，像他一样早早上床，然后去赶早班飞机，算不算虐待自己？朋朋离开中心马路的人流，拐入安静的侧马路，挂着“曲家客堂”招牌的小店，门口小灯照亮她的眼睛。

她点了豆瓣酥和清水腰花两个冷菜，要了一样当日厨师推荐的特色菜——火腿炖鱼圆沙锅，鱼圆放在小号沙锅，与火腿和开洋相伴文火煨了几小时的鱼圆，此鱼圆已非彼鱼圆，雪白，大如鸡蛋，柔嫩细腻如豆腐，滑入齿间才知有弹性，鱼圆中的极品，一打听，才知是饭店厨房自制，老板曲亮自己调的料，一道菜如此苦心经营，朋朋不由涌起珍惜之情。

考虑到她是一个人，骨头扁尖汤也是盛在小号沙锅，一撮鸡毛菜碧绿生清在沙锅中央，突然感到自己饥肠辘辘，至少有三天没有吃过正经的晚餐。先要一碗饭就着汤吃了，然后要了一罐啤酒慢慢下菜，在朋朋，这差不多是一顿饕餮之餐，为保持苗条身材，她通常是在三分饥饿状态，只有情绪低沉时，才会暴饮暴食，比如此时此刻。

她一边在等小店老板曲亮到来，店内伙计告诉她，老板有事出门，但他一定会回来亲自关店门，朋朋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曲亮会亲自关店门这一个小小的许诺竟让她虚空的腹腔流过涓涓暖意。

店的面积三十多平米，正是招牌上所指——老房子的客堂间，松松放了五张普通方桌，三面墙各按一张小尺寸的长台，长台两侧各配一把椅子，两人用餐正好；靠里侧的北墙放了一张高脚茶几，配两把太师椅，曲亮要是在，通常会坐在这里饮茶，吃饭时间，小店坐满客人，曲亮的身影隐约在人群后，竟有股大隐隐于市的韵味。

店的四墙糊上粉红灰底色玫瑰花妩媚的花墙纸，正是这店最家庭化的布置，虽然今天流行用涂料，但过去的上海时尚家庭喜欢用花墙纸糊墙，是用昂贵的欧洲墙纸，奇怪的是，上海人从来是以一种盲目的热情追随着欧洲，宛如一个时间漫长却执迷不悟的单相思，多少年来想像中的欧洲像盗版片一样图像模糊，颜色变异……不过，关于花墙纸的房间经常可在欧洲老电影里看到，可作为一家饭店的容貌，在你一眼看过去的时候，既感到温馨，又有一种若有所失感，是一种

无法指认的缺损。可，缺损的是什么？

花墙上挂着一些照片，家庭照，不同年代一大家人坐在客堂间围桌吃喝团聚的照片，照片顶多十二寸，那也是挂在家里的尺寸，照上人多，所以脸上的五官有一种被混淆的感觉，桌上的菜肴被安置在前景，不同年代风格也不一，粗糙或细致，特色鲜明的恰恰是看起来最粗枝大叶的那一类，在某些年代它们被毫无章法地装在不成套的碗或盆里，和其他年代聚餐照放在一起，便有了几分幽默和自嘲。

当时，朋朋带着客户去另一家已订好位的酒店用餐，经过这里先被它外表的“家庭感”吸引。借口这里的菜单不熟悉，而那边酒店菜也订好，私心里是要把这有一个称得上有情调的地方留给自己享用。她的原则是公私分明，有些场所的私人化，仅仅是维护一种感觉，因为眼看自己的人生在被工作侵吞，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

几天后她请阿杜几个原先公司的铁杆来这里一聚，这也是她换公司后欠下的一顿饭，拖了半年之久的饭，却突然迫不及待要请，实在是这家店留给她的印象太深。

果然，一顿饭未完，大家已赞叹不已，除了菜肴，环境布置，饭店本身的舒适和某种不同凡响的气息，似乎同时也在影响客人，地板擦亮如镜，墙壁没有污迹，服务员的衣装、桌布、餐巾熨烫得十分平整，碗碟烫洗揩干留有消毒柜的余温，上菜时的熟练和小翼翼，于是客人也收敛起粗俗和放肆。

“日常中的贵族气，一切都到位却又低调，老板有品！”阿杜喜欢总结。

“这种感觉很像在西餐馆用餐。”有人呼应。

作为东道主的朋朋不便自夸，却抿嘴笑得得意。

中式菜肴和西式服务风格被和谐地统一在日常风格中，也许这种谐调比风格本身更令人难忘，它产生的体贴感丝丝入扣渗进你的内心，而这无法用言语表述，于是女孩们要求见老板。

老板其实一直坐在他的固定位置喝茶，朋朋背对着他，没有看见。他站到她们桌旁的第一秒钟，她在喝汤没有注意，然后她抬起头，轻声喊道：“这不是曲亮叔叔吗？”心里的震动要响得多，但她

控制住了。

“叔叔”的称谓让大家笑起来，老板却有些意外地看住朋朋，显然他没认出她。“我是朋朋，我家的窗口正好对着你家，不过，那时你好像有许多女朋友，你不会注意我……”

“哦，朋朋，是朋朋！”他更惊讶了，扬起眉毛，额上便有皱纹，突然就有沧桑感，“你完全长成另外一个人了！”

“另外一个什么人？”

“很标准，标准的白领丽人！”

众女孩一阵“啧啧”，表示不以为然，她们现在顶怕听到这一类词，什么“丽人”，什么“白领”，搭配在一起，更让人烦，无聊的传媒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主要是讨厌变成大众，她们个个认为自己另类呢。

不过，她们还是不无兴趣打量着他，想像他年轻时的风流倜傥。

现在的他只给人清瘦洁净感，相比较洁净感更显著，作为饭店老板竟没有丝毫烟火气，好像只是这里一个挑剔的食客，但无论怎么有品味，对于她们已是上一代人。

“小时候，你削很短的头发，调皮得像男孩，全弄堂出名，但功课也是好得出名！”果然长辈的口吻。

“你想说她小时候比较不俗？”阿杜问。

他笑笑，不置可否，眉毛抬一抬，皱纹便出来，原来皱纹也可以增添魅力。

朋朋也笑，说道，“十三岁开始，我对你有单相思，是我的初恋，持续了两年，直到你去美国，我暗暗哭了一场，就算结束！”

“哇！……”轰笑，甚至吹起了口哨，老板有些脸红，但举止还是镇定，吩咐服务生续茶。

就在无心无肺说出这一切的同时，年少时的心绪再一次遮住眼前的世界，有一度，在他离去后的日子，她几乎无法继续正常的学校生活，她借故生病而滞留在床上，好在她有个经常肿大的扁桃腺，只要她心理上有生病的渴望，她的身体就会出现症状，这也是所有未成年人与世界抗衡的惟一有效方式。果然她发烧到三十九度，肿胀的扁桃